

本集刊为中国知网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五辑)

主编：罗选民

05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学出版社

亚太跨学科 翻译研究

(第五辑)

主编：罗选民



05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 第五辑 / 罗选民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9419-5

I. ①亚… II. ①罗…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5043号

责任编辑：刘细珍

封面设计：覃一彪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9.5

字 数：175千字

版 次：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 价：55.00元

产品编号：077964-01

主办单位 / SPONSORS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论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编 / EDITOR IN CHIEF

罗选民

编委 / EDITORIAL BOARD

Anthony Pym, Rovirai Virgili University, Spain
Bao Chuanyun,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A
Edwin Gentzl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USA
Frank Austermuehl,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Henrik Gottlieb,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
Isabelle Rebu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France
Hey Trevor,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Jeremy Munday, University of Leeds, UK
Lawrence Venuti, Temple University, USA
Luise von Flotow,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eiru Liu,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USA
Michael G. Watson,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Japan
Phrae Chittiphalangsri,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Robert Neath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Vicente Rafa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Xie Shaobo,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Zheng Bingham, Durham University, UK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单德兴, 台湾中研院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者的话

本辑是《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第五辑。自本集刊创办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本集刊，我们收到的来稿的研究主题也愈加多元。本辑除了继续关注中国文学外译以及翻译中的文化自觉观这两个议题之外，还增加了“翻译教学研究”栏目，刊出此方向的学界新动向与新思考。

本辑共收录 11 篇论文，共设五个栏目：集刊特稿、理论探讨、案例分析、翻译教学研究、学术动态。

本辑特稿为潘文国的文章《典籍翻译与中国的版本之学》。此篇文章结合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以及校勘学理论，讨论了典籍翻译中的版本问题。此外，潘文国还从版本学的角度观察翻译，将已有的典籍翻译行为分为三类：译人型翻译、文人型翻译和学人型翻译，分别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典籍翻译的思考，认为由于典籍翻译面临将中国典籍翻译成外文的任务，其版本研究的范围与传统相比又有了扩大。一类是相关典籍的种种外文译本；另一类是相关典籍的当代白话译本。从本原上来说，这些并不属于版本学、校勘学的内容，但属于广义的“训诂学”，因为这也是对文本的某种“阐释”。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该尽可能搜集、比较、研究已有的外文、特别是母语译者的译文。至于白话译本，由于质量参差不齐，译者可以参考，但尽量少用，更不能作为翻译的依据。译者应该尽可能从源文本进行“直接翻译”。潘文国的讨论触及文学翻译中长久存在却极少获得学术关注的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中的源语文本与译文的版本问题，旨在解决文学翻译、特别是中国典籍翻译批评中的评论根据问题与实践中的源语文本选择的问题。

“理论探讨”一栏中收录了曾利沙、王建国以及马明蓉的三篇文章。王建国的文章从汉英语言逻辑的整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两个层面讨论了汉英翻译的策略。他提出，传统上学界对汉英整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研究结论有些片面，整体和个体被割裂开来，经不起两种语言语法形式表现的反证，没能给相关的应用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带来应有的启示。他认为，汉人的思维意识表现为：个体语言结构之间的界限性弱，从而形成一个语言结构界限性弱的整体，语言结构表达的功能、内容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形式区分；而英人的思维意识表现为：个体语言结构之间的界限性强，

从而形成一个语言结构界限性强的整体,语言结构表达的功能和内容往往有明确的形式区分。因此,此文指出汉英翻译中,译者需要进行思维方式转换,转换的策略就在于对界限模糊的汉语形式,按照内容性质和功能性质作出区分,用界限清晰的英语结构形式表达相应的内容和功能。不过,由于汉英语言反映了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译文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制原文。曾利沙从价值哲学和逻辑范畴论出发,对传统翻译原则与标准的本质特征与理论职能进行了思辨,指出目的一需求论统摄下的翻译原则理论规约与标准具有不同的性质和职能,在理论形态上由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理论次范畴组成。传统翻译原则理论“忠实/求信”可区分为静态忠实/求信原则和动态忠实/求信原则两个次范畴,分别解释“弱语境”和“强语境”两类翻译现象,其原则规约的客体指向文本各种“义”与“意”的统一体。翻译标准由“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两个次范畴组成,前者是翻译共同体根据客体的价值特征作出的主观规约,后者是指一系列开放的各种“义一意”形态的统一体,反映着客体的价值属性,是主观标准的客观依据。翻译原则与标准的理论表征应是一个连续统,其范畴化拓展研究为翻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思想和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曾利沙对于翻译原则与标准的新思考将中国译学研究传统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是对两种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四重视角:离散译者的“文化自觉”》一文继续对翻译中的文化自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结合跨文化交际、比较文学以及翻译学领域对于“文化自觉”概念的解释与阐发,马明蓉选择了“离散译者”这一特殊译者群体作为其研究对象,认为就离散译者而言,其文化自觉展现为“本我文化”与“异质文化”两个文化视角,而此两重文化视角又包含了双向文化认知维度,从而形成离散译者文化自觉的四重视角。马明蓉认为离散译者的“文化反观”视角,即本我文化他者化视角最具复杂性和研究价值,应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离散译者“文化自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离散译者亦应积极发掘自身的文化自觉潜力,善于运用四重视角看待翻译与文化会通中的具体问题,科学审视、全面反思,为文化交流与对话做出更多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案例分析”栏目共收录三篇论文。其中刘文臣与周复初的研究考察了圣经翻译中的标点符号问题。他们以圣经现存的希腊文文本译入中文时标点符号处理为例,探讨了宗教典籍翻译中一个细微、却对译文意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翻译问题。刘与周发现现存的第二、三世纪新约希腊文文本有少数标点符号,但无统一的规范。于是各中文译本的标点符号只能由译者们自行断定。在比较了几个主要的中文译本之后,作者发现有些译本的标点符号间字数过多,不易一口气读完。有些译本,几乎全部用逗号,使长句内的子句很难分开。而另有一些译本,由于使用了太多的句号,所

有子句都译为独立的句子,又使译文失去了原文的修饰特征。基于这些发现,刘与周提出,标点符号的处理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首先是句子长度易于朗读,再者是语义完整正确并反映原文语法修辞。于洋欢的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为对象,重点关注了英译行为对于《牡丹亭》中所蕴含的戏拟手法的处理与再现。美国汉学家白芝、中国翻译家汪榕培以及张光前的译本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这三个译本,于洋欢观察了几位译者在致力于传达源语文本中存在的戏拟手法及其蕴含的互文性关系时所作的不同选择。在此基础上,于洋欢提出互文指涉自身包含“重合”和“创造”两个部分,且互文指涉的重要性和意义更依赖于互文指涉的“创造”部分,而互文指涉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互文指涉的提取,即译者对“重合”部分“自上而下”的“识别”和对“创造”部分“自下而上”的“阐释”,以及译者对互文指涉的表达,即“从宏观到微观”的阐释性翻译和“从微观到宏观”的非阐释性翻译。裘禾敏选取了《孙子兵法》的英译作为其研究的案例。此研究在分析林茂荪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基础上,从“呈现传统文化负载词”“彰显古代兵学语言特色”“顺从中国文化思维”三个方面论述了典籍英译与中国英语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英语既是典籍英译的结果,又是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杂合”的产物,它融合了两者的优势与营养。因此,“杂合”的英译文最逼近中国典籍要义。

本辑新增一个与翻译教学研究相关的栏目并收录了两篇相关文章。其中李占喜的文章把“翻译能力”的观点引入其于2014年开始构建的“翻译课堂教学的关联—顺应研究路向”的理论框架中,尝试提出“语用交际翻译能力”。作者认为在翻译课堂教学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教师译者指导下的学生译者以多重身份积极参与其中,为意向读者传达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为此,学生译者必须具备阐释原文话语和产出译文话语的语言内、语言外能力;构建原文宏观语境的能力;产出原文宏观认知意境效果的能力;产出翻译项目发起人或赞助人所预期的译文语用意境效果的能力;与职业译者从事专业性原文话语翻译的交际能力以及对现有翻译电子工具和媒介实际操作能力。故此,习得语用交际翻译能力是翻译课堂教学的目标。教师译者的职责和任务是培养出具有高水平语用交际翻译能力、适合21世纪社会发展的高级翻译人才。刘辉、洪化清与杨美玲共同著写的《泛在网络环境下翻译教学的多元化探索》则从当前翻译技术快速革新的现实北京出发,针对目前翻译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倡充分利用泛在网络环境与信息技术,对翻译教学多元化途径进行整合探索。本文作者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出“泛在网络”概念,指出在泛在网络环境中译者培养的新目标与新手段。他们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分别在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网络教学平台建设、过程性考核体系构建等方面提

出了设计思路与实施方案,希望通过推广广泛在学习,实现全面提升学生翻译能力的教学目标。

最后,在本辑“学术动态”栏目中,王海璞的书评文章选取了三本与戏剧改译主题相关的专著进行评述。在梳理概括了《论中国现代改译剧》《重写与归化——英语戏剧在现代中国的改译和演出(1907—1949)》和《中国现代戏剧跨文化改编研究》三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之后,王海璞指出,这三部专著虽然让“戏剧改译”这一概念的内涵逐步变得清晰,但戏剧改译的意义仍然被它们所低估。此外,西方语境中 adaptation(即广为认可的改译的英文)在戏剧研究界和翻译研究界的理解和使用情况说明该词不适合译为“改译”。王海璞认为,洪深的改译实践虽然与西方戏剧界 transadaptation 实践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本质完全相同。因此,宜将“改译”译为 transadaptation。她认为这种译法不仅有利于区分改译与跨文化改编,更有助于东西方之间的学术对话,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改译现象奠定基础。“学术动态”栏目中的另一篇文章来自于朱嘉春对于“第六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的会议综述。从首届论坛至今,在论坛组织方以及来自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的各承办大学的积极努力与卓越工作之下,“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已成为亚太地区东西方翻译与跨文化学界交流的有效平台,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初步形成了学术品牌效应。本次论坛于 2017 年 10 月 20—22 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作为论坛参会者之一,朱嘉春从自己的视角介绍了主旨发言人的学术背景,总结了论坛主旨发言的主要内容,报告了论坛的亮点——“青年优秀论文奖”的获奖者。从此综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第六届亚太地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的主题与概况,便于感兴趣的读者追踪论坛的相关信息,积极参与今后的论坛活动。

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本集刊继续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刊物学术关注与学界研究热点相结合的宗旨,提倡、鼓励以新的理论与方法论视角介入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期望以此促进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创新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扩大翻译研究的范畴。在此,我们要感谢学界同道对本集刊的热情支持。同时本集刊编辑部门还要感谢为本辑出版付出极大心力和时间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校对人员以及本集刊的学术编辑李文婕博士。我们将继续坚持本集刊的创办宗旨,以不负先学前辈与学术同仁的厚望。

主编:罗选民

2017 年 12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v

集刊特稿

潘文国

典籍翻译与中国的版本之学 1

理论探讨

曾利沙

论价值哲学视角下的翻译原则与标准理论的重构与创新拓展 14

王建国

从整体意识与个体意识论汉英翻译策略 27

马明蓉

四重视角：离散译者的“文化自觉” 42

案例分析

[中国台湾]刘文臣 [中国台湾]周复初

再思圣经译本的标点符号——以弗 1: 3-14 为例 56

于洋欢

《牡丹亭》互文指涉英译研究——以戏拟为例 73

裘禾敏

典籍英译与中国英语关系探讨 91

翻译教学研究

李占喜

习得译者语用交际翻译能力：翻译课堂教学目标 100

刘 辉 [新加坡] 洪化清 杨美玲

泛在网络环境下翻译教学的多元化探索 114

学术动态

ZHU Jiachun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in Berkeley for the Sixth Asia-Pacific For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123

王海瑛

戏剧改译的前世与今生——兼评三部改译相关的著作 127

典籍翻译与中国的版本之学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ibliology

潘文国
PAN Wenguo

摘要:

本文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中国的版本目录学。简要介绍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知识。二、典籍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从版本学的角度看翻译,把以往的典籍翻译分为三类:译人型翻译、文人型翻译和学人型翻译,分别进行讨论。三、典籍翻译与版本问题的思考。主要谈从典籍翻译与版本学关系引起对当前如何从事典籍翻译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

典籍翻译;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bibliology. It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related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of bibliology,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emendation. Then it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different versions in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and divides the translators of the enterprise into three types, literary translators, literature translators and scholastic translators. Finally it talk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biographical study in today's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Kew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bibliology; bibliography; textual emendation study

把典籍翻译与版本目录学联系在一起,这是个新鲜题目。但是考虑到两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本来就应该是题中之义,只是因为 ourselves 关心不够而把它冷落了。在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这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新重视。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

1. 中国的版本目录学

版本学是中国一门传统学问,谈到版本,必谈目录,也必谈校勘,这可以说是

一而三、三而一的题目。它的宗旨是帮助人们解决一个读书的门径问题。目录学是帮人找到书，版本学是怎么找到好的书，校勘学是在前两者基础上自己动手，制成一本“善本”或适用的书。对古人来说，找到一本好书是读书的开始。对于翻译来讲，拥有一个好的底本是成功翻译的基础。顺着三者顺序，我们从目录学说起。

1.1 目录学

很多人可能认为目录学只是图书馆采编人员需要学习的东西，其实不然。对于一家图书馆来说，目录反映的也许只是该馆的藏书情况，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图书总目及其编排归类反映的却是这个国家文化的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对文化的总体认知。当今国家的图书目录分类法是如此，传统的学术目录也是如此。如《四库全书》就反映了到清代为止我们国家的整体学术架构。不了解图书总体目录就会缺少全局观，这对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科的学术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文科学生进大学的第一天，都会被领去听取关于本校图书资料和使用情况的介绍。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较少利用图书馆资料了，而是想到什么就上网查。这样做有利有弊。但就古籍而言，这一步还是不可缺少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目录是读书的第一步，也是译书的第一步。

中国是世界上图书分目成熟最早的国家。“目录”一词出于西汉刘向（前 77—前 6）的《别录》，这比西方第一个文献目录、瑞士盖士纳（Conrad Gessner, 1516—1565）的《万国书库》（*Bibliotheca Universalis*, 1545 年出版，该书据说收集了当时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全部书籍）要早 1500 多年。刘向、刘歆（前 53—后 23）父子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分类。刘向著《别录》，刘歆补成《七略》，著录图书 603 家，13219 卷，分为六大部、38 类，每类之后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所谓的“目”就是篇名，所谓的“录”就是序记。因此他开创了一个传统，就是图书的分类都有目有录，一直到《四库全书》还是如此，在《四库全书》编完之后，纪昀等人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也就是“录”。现在的图书馆大约书实在太多，这方面就不如古人，往往有“目”无“录”。其实“录”对图书的利用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读古书，还会常常利用《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因为这体现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传统对这本书的基本评价。

古代的目录学著作非常之多，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家编的；二是史志编的；三是私人编的。国家编的例如刘向父子的《七略》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志编的包括两部分，一是正史里“志”的内容，最早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魏征的《隋书·经籍志》，以后各代正史都有，如《宋史·艺文志》。另

一部分是别史如南宋郑樵（1104—1162）编的《通志·艺文略》、元人马端临（1254—1323）编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私人编的最重要的有南宋晁公武（1105—1180）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1186—1262）的《直斋书录解題》。这些书中，最重要的是“二志一目”，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刘氏父子提出“六略”的分类法（《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晋人荀勖提出四部分类，他叫作“甲、乙、丙、丁”，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里接受了这一分类，并正式采用“经史子集”名称，之后，四部分类法在中国沿用了1400多年，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所谓“国学”的根本架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20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共10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15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共14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共5类，合计44类，有66个子目。这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纲（如“目录学”就是“子部”的“谱录”类“书目”小类）。

目录学的功用，清代学者章学诚归结为八个字，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前一句就是对学科进行分类；后一句就是对学术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从《汉书·艺文志》辨析“九家十流”，对汉代以前的思想发展源流梳理得清清楚楚开始，这些“目”“录”是历来治学的门径。我们要深入了解传统典籍的内容，目录学绝对是最好的切入口。

当然由于历史的发展，有的典籍遗失了，而有的内容增加了。比较“两志一目”，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书的流失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学术的发展过程。如在“汉志”里，史部还没有独立，因为那时还没有几本历史书（《史记》是归在“春秋”类里的），到了“隋志”里就有了。“词曲”是唐以后产生的，“隋志”里不可能有，要到“四库”里才收入。而“小说、戏剧类”在古代不受重视，“四库”不收，要到“四库”以后的目录家才会收入。“四库”以后的目录，最重要的是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5年）（有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此外有一些丛书。就古籍而言，最重要的有：（1）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四部丛刊目录》，1919—1925年出了三编，收书504种，3134册；（2）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持的《丛书集成》（1935—1937），收丛书100种，书4000多册；（3）中华书局编《中国丛书综录》（1959—1962），收书38891种。除了《丛书集成》采用了“四库”的提要之外，其余的都有目无录。但好处是，这些都是现在可以见得到的古书。

网络的发达，使我们现在找书更方便了，往往输入一个书名，在网上就可以找到。这有利有弊，利是主要的。弊是网上资料水平参差不齐，如果贪图省时，有时会以讹传讹。比如某人引用了一本古书叫《吕氏年龄》，上网以后，不胫而走，引用者一万多条，搞得人们不知真假，其实只是上传者输错了《吕氏春秋》而已。因此即使要利用网络，至少要引用可靠的影印本。

1.2 版本学

版本（version）指同一本书的不同呈现形式。但版本问题要复杂得多。版字从“片”，是“木”的一半，与木板有关，是刻版印刷以后的产物，但典籍在刻版以前就有了，因此广义的版本包括书籍的所有呈现方式。对典籍来说，主要有四种：（1）手抄本；（2）金石本；（3）刻印本；（4）电子本。而每种又有许多形式，简述如下：

（1）手抄本。唐以前的书都是手抄的，甚至唐以后，由于书籍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东西，买不起书，或者买不到书，还是只有抄书一法。抄书的材料也经过了几度变化。最早是甲骨，后来是竹木和丝帛，东汉以后发明了纸，使得抄写变得大为方便。抄本的最大缺点是不能复制，抄一份只有一份，因此如果能够流传下来那是极其珍贵的。由于抄写费时、不易，因此抄写的人和有幸得到的人都非常珍视，读书的人也特别用功。不比到后来雕版时代，书容易得到了，人们反而不认真读书了。苏东坡曾经很感慨地说：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用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右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其《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自手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苏轼 1986：358）

记得我小时候读唐诗，就是采取抄的办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再这样做的人是不可能有了。抄本使人认真，但不足是显然的，不易复制，容易遗失。更重要的是，从版本的角度看，再认真的抄写者，鲁鱼亥豕，也在所难免。特别是书籍传抄，

转经多手,错误只会越来越多。另外,从作者的角度看,同一篇文章,每重抄一次,也会随时作些小改动,因此才会一篇文章有四稿、五稿。譬如《红楼梦》有那么多手稿版本,很多是曹雪芹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改动。

(2) 金石本。这是采用自然界历时最能长久的载体来保存文本,可见主事者对其的重视程度。金本可以上溯到商周钟鼎文,而石本则以不晚于秦始皇时期的石鼓文为最古,其次是李斯的峯山刻石。金石本有的长达数百字,如石鼓文收诗十首,长达 712 字。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周宣王(前 827—前 781)时的《毛公鼎》,铭字达 499 字。秦汉以后也有很多的碑铭,但一般版本学家讲石本,通常从“熹平石经”讲起,因为上述都是单篇作品,而石经是以著作的范本形式出现的。最有名的有两种,一种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蔡邕等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由他亲自书丹,令刻工镌刻,每碑高一丈宽四尺,共 73 碑,20 万 911 字。因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亦称《一字石经》。另一种是魏国齐王芳正始二年(241 年)刻的《三字石经》,用古、篆、隶三体文字,有 75 碑。

金石本的使用方法有二,一仍然是手抄。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一字石经》刚立在太学门的时候,“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二是碑拓,这是石本和造纸术发明共同催生的一门技术,大概产生于南北朝,因为齐梁宫中就有《一字石经》《三字石经》的拓本。也亏得这一技术的产生,这才保留了古本的很多材料。因为原来以为金、石都是重器,可以保存久远,没想到这些东西由于目标大,被破坏得更快。《一字石经》到了唐初,已经“十去其九”,唯有拓本尚存,到乾隆时,连拓本也只剩 127 字了。《三字石经》自晋后即开始残缺,迄今各处所存拓本字加起来也仅 2000 左右。后来唐宋时都曾刻过石经,但都没有留下来。但拓碑的技术却促进了刻印版本的产生。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就刻石或铸金过程的郑重其事,其本身质量当然是无可挑剔的。但留下来的数量实在太少,文献意义有限,后世人们更重视的只是其书法上的价值。

(3) 刻印本。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很长时间。其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固有的玺印传统;二是南北朝产生的碑拓技术。镂板技术肇始于南北朝,最初大约是道教用来刻符篆,后来佛教用来刻佛像,逐渐加进了文字。由印佛像进而印佛经。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实物是敦煌发现、现存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刻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刻印的成熟当然比这要早。由宗教而历书,而字书,五代以后,印刷术被用于刻印儒家典籍。

刻印本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雕版印刷,即在整块版上雕刻图

画或文字。这也是“版本”一词之由来。第二阶段是活字印刷。据北宋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所记,发明者是布衣毕昇。活字又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等的区别。宋时用泥活字,元时用木活字,铜活字或云宋代已有。至清代印《古今图书集成》用铜活字。后因铜字毁,改用木活字,以其名不雅驯,改称武英殿聚珍版。第三阶段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石印及影印之法。第四阶段则是20世纪80年代王选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因此他被称为“当代毕昇”。

刻印本的出现造成了书籍的大普及,出版、收藏和阅读都变得方便了。但在版本上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一是书由不同时期、不同人出版,其间有差异;二是同一作者不同时期出版,文字有差异;三是刻工水平有高低,其间有差异;四是校读者水平有高低,造成差异;五是热门书有盗版,质量参差不齐;六是刻版书与作者幸存手稿相比有差异;七是进入20世纪以后,新排印的书与原书因体例等造成差异;八是因增加新式标点造成断句、标点的差异;九是因异体字规范造成的差异;十是转成简化字后因繁简不对应造成的差异。在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古籍以及竹简帛书,其与历代通行本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抄本、石本时代,数量有限,版本不同问题还不甚突出;到了印本时代,版本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需要专门对付的问题。因此知道要读什么书之后,读什么版本的书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时,像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就帮了大忙,它会告诉你读同一部书,哪一种版本最好,好在哪里。

(4) 电子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催生了第四种版本形态。这就是以电子为载体的电子版。电子版有两种,一种是人工输入的,一种是扫描输入的,后一种相当于纸媒时代的影印本。电子版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出版书籍和获得书籍的成本,也使得以前为各大图书馆珍藏的稀见版本有可能进入寻常家,从而大大提高了书籍的获得率和利用率。然而正如纸张发明、版本普及带来了读书效率反而降低的情况,随着书籍出版和获得的方便,电子书的粗制滥造现象比纸质版更加严重,特别是一些书由于缺少严格的审校,质量令人担忧。有些使用者不喜欢看扫描版特别是繁体或直排的原版,而喜欢人工处理过的txt或doc版,错误率就更高了。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现在的版本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原来比如我们看到张之洞《书目答问》推荐的版本或者有其他渠道得知的好的版本,我们愁的是借不到、买不到甚至无处可借(《中国丛书综录》会告诉我们某些版本在国内什么图书馆)。现在很多书都能从网上得到,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肯用好的版本,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1.3 校雠学

张之洞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书目答问略例》）。“找好书”有一个标准，就是张之洞说的“精校精注本”。“精校精注本”哪里来？就涉及另一门重要的学问：校雠学。“校雠”这个词首见于西汉刘向的《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简单说，“校”是一人独校，“雠”是二人对校。与之相关的，还有“校勘”一词，产生于南北朝，如《北史·崔光传》中有“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夔等校勘石经”。现代常见的还有“校对”一词，出版社里有人专司其职。现在这些词已经有了明确分工：“校雠学”指总体，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内容，甚至包括“考证”“辑佚”“辨伪”“注释”等这些古籍整理的全部工作，而“校勘学”指对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互相校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这两个词都用于古籍整理，而“校对”则指现代图书报刊出版的一个环节，根据原稿核对校样，以确保出版物的质量。广义的校雠学包括了古籍整理的整个过程：收齐各种版本（版本学）；比对文字（校勘学）；分门别类、理清源流（目录学）。校勘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校勘的工作可分三步：

（1）存真。每得一个新的、特别是稀见版本，拿各种通行本作对照，来说明其面貌。细节包括版式、行款、用笔或书法特点、载体材质等，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以体现原本之“真”。

（2）列异。对于已有书籍来说，确定以一个通行本为底本，比较各种版本，所有的差异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以备研究作参考。

（3）正讹。面对不同版本各种差异，结合整理者的历史、文化知识，判断何者为正、何者为讹，最终拿出一个定本。

三者之中，第三步最难。前两步还只要求细心，不要放过疑点和细节；第三步则要求有判断力，这是一个人的个人学养、学识的综合体现，是对整理者的极高要求。

校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字上，前人总结出有这么一些：误文、脱文、脱简、衍文、重出、错简、颠倒、舛入、妄增、妄删、误改、避讳、恶改（如《四库》本对古书有许多恶意修改）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2. 典籍翻译中的版本问题

以上谈的是传统文献学中版本目录学的简单介绍。从事典籍翻译的人对于这些东西，有人知道，有人可能从没听说过，也有人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这样做。现在我